

世界戲劇名著

巡樓

郭戈里著
沈佩欣譯



啟明書局印行



前言

錢公俠
謝炳文

今年該是話劇年了吧。

好些人都是這麼說，想來也並不是憑空武斷的。從去年年底以來，話劇運動開始聲震刊，刊新的階段，戲劇工作新的集團一天多似一天，尤其因為賽金花、雷雨等，搬上了上海著名的幾家大戲院的舞臺，於是這一運動在市民羣衆中也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無疑的，話劇運動在今年還要更廣泛的發展下去。這是有着客觀的社會底因素的。第一，隨着民族危機的日益深刻化，國防文學運動必需利用戲劇這一武器來發揮宣傳，鼓動，與組織的作用，而收得最直接的效果；第二，話劇的重要性，已經不僅爲少數愛好文藝者所理解，現在連官廳與教育機關也在設法利用戲劇了；第三，近年劇作家的努力，有了很大收穫作品的水準也相當提高了，當然這是跟國產電影的發展，有着密切聯繫的。

啓明書局爲着適應社會的需要，在這一戲劇運動中也想來湊湊熱鬧，於是乎就決定刊印一

套世界戲劇名著，並且委託我們主編發刊的動機，原是很簡單的。

現在，我們已經印就的，有高爾基的深淵，戈果理的巡按，霍普特曼的沉鐘，易卜生的挪拉，羅曼的愛與死之角逐，奧斯托拉斯基的雷雨，奧尼爾的月明之夜，斯特林堡的父親，蕭伯納的人與超人高爾斯華綏的爭鬪，王爾德的沙樂美及少奶奶的扇子。以後還打算陸續增加，因此，現在不能確定多少種數。

我們相信這些劇本，都是世界早有定評的最優秀的巨著。其中有些已經有過中譯本，有的是沒有過的。但我們一律都加以細心的校閱，譯者也都是竭盡了心力幹的。這兩點我們覺得可以聊爲自慰。祇是在印刷與裝釘方面，我們感到很大的缺憾；然而這是爲着經濟的限制，而且爲求普及化與大衆化，暫時也還無可奈何的。

最後，對於這一集叢書的發刊，我們不想有什麼奢望，但願它在目前的戲劇運動中，能够作爲一種他山之石，供給戲劇工作者當作小小的參考，那就心滿意足了。

小引

俄國文學由普希金奠定了基礎，在上面發揚光大開花結果的是戈哥里（Nikolai vassilievich Gogol）。戈氏慣以寫實的手段描寫俄國人各方面的實生活，所以被稱為俄國寫實主義或自然主義之鼻祖。自從他出世之後，俄國文學發現了牠的黃金時代，許多文學上的不朽名作都是這個時代產生的，因此有戈哥里時代（Age of Gogol）之稱。

戈哥里的創作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的作品以描寫小俄羅斯生活見勝，代表作有古風的地主、結婚等。第二期的作品以描寫聖彼得堡中產階級的生活見勝，代表作有勒華底大路、外套等。第三期的作品以描寫地方官吏與地主生活見勝，代表作即本書巡按及名重一時的死靈魂。

巡按一劇的主題是暴露俄羅斯的地方官吏的荒淫無恥，其肆無忌憚的態度使當時的一般官吏大驚失色，所以該劇在帝俄時代是禁止演出的。雖然說劇本裏所描繪的是俄羅斯的官場情形，可是在中國，現在的中國這種怪現狀也不能說絕對沒有，所以該劇的譯出除了便利國人對於俄國文學的鑒賞與研究外，在「世道人心」方面不無裨益。

戈哥里晚年頗陷於神祕的傾向，精神上發生異狀，幻想惱神，遂以去世。戈氏生於一八〇九年，卒於一八五二年。

譯者：廿六，二五。

劇中人物

安東	市長	斯特潘	公安局長	地方紳士
安娜	市長妻	阿勃杜鄒	商人	
馬利亞	市長女	斯維司都諾夫	警察	
路加	視學員	普各維欽	警察	
視學員妻		杜齊莫達	警察	
阿莫斯	審判官	排長妻		
阿忒米	醫院院長	米什喀		
希伯金	郵務局長	僕人		
陶勃欽斯基	鄰鄉地主	店夥		
鮑勃欽斯基	鄰鄉地主	男女來賓		
赫列斯達訶夫	公務小吏	衆商人		
歐西泊	其僕	衆工人		
何百納	醫生	衆請願人		

第一幕

佈景 市長公館裏的一間房間

登場人物 市長、醫院院長、視學員、審判官、公安局長、醫生、警察二人。

市長 諸位，我今天請你們來，是要報告給你們一件很不愉快的消息：有一位欽差大臣要到我們這裏來了。

阿莫斯 一位欽差大臣？

阿忒米 一位欽差大臣？

市長 從聖彼得堡來的欽差大臣，私行察訪，還奉有某種祕密的使命。

阿莫斯 那真是出人意料的事！

阿忒米 我們的麻煩，好像還不够呢！

路加 天呀！還奉有祕密的使命！

市長 我早得了一種預兆：昨天晚上作了一晚的惡夢，看見兩個很奇怪的老鼠，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

這樣黑的，異乎尋常之大！到處嗅了一轉——就走了。現在我讀一封信給你們聽，是樞密霍夫寄來的，這個人，阿忒米，你認得的，他這樣寫着：『市長大人，吾兄鈞鑒』（低聲念誦，急忙地一行一行看下去）……『應奉告者』在這裏了，『急應奉告者』，聞有某大員，奉旨來省察訪，對於本區，尤所注意。（鄭重地舉一手指）該員雖微服巡訪……弟處消息，係從可靠方面得來。素知吾兄隨波逐流，行為難免有越軌之處。誠以足下敏慧過人，苟能有所得者，決不肯不加染指也……（暫停）唔，好在我們都是自己人……『敢請先事戒備，因該員現雖未至，或匿居何處，唯隨時即當抵境也……』昨者弟……以下談的是家事。『家姐安娜，偕其夫來舍小住。姐丈身體魁梧，性喜操琴……』諸如此類的事情。現在情形是如此。

阿莫斯 是呀，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來總有原故。
路加 爲的是什麼原故，安唐，你有何見解？
欽差大臣 到我們這裏來作什麼？

市長 作什麼？這是咎由應得！（嘆氣）感謝上帝，他們先到別的市鎮裏去了；現在快要輪到我們了。

阿莫斯 我想，安唐一定有一種祕密的政治的緣由。我來告訴你俄羅斯……是的……要對外的戰事了，政府裏，你知道，派一位大員出來偵查這裏有沒有叛亂。

市長 呸，白扯談！你也算是聰明人呢！一個小小的縣城也會有叛亂，這裏又不是前線啊！從這裏那怕跑三年也到不了什麼外國呀。

阿莫斯 不是，你聽我說，你誤會了……你真是……聖彼得堡有他們的策略的啊。即使是遠，他們也得到處去，裝了樣子啊。

市長 裝樣子不裝樣子，且不管，先警告你們，諸位——各人得當點心，我的分內已經有準備了，我勸你們也得安排一下子。阿忒米，您尤其要當心！這位大員到來，一定先要來察看各慈善機關——這是你的責任，所以應當分外當心。病人的睡帽要洗乾淨，病人也不要同平常一樣，看去像掃煙囪的人。

阿忒米 唔！那到不要緊。乾淨的睡帽總辦得到。市長 好。並且每一個病牀上，要用臘丁文或其他文字寫上……這事由你決定，何百納——每個人的病名，某月某日進院……是討厭的就是你那裏的病人抽那種性味太烈的煙，人一進那屋裏，就要噴嚏。最好是吸煙的人能減少些，否則他就要懷疑到辦理不善，或是醫生玩忽業務。

阿忒米 哦，關於醫道，是同何百納早已有所決定，凡事愈聽其自然愈好——我們不用貴的藥方。病人都是一般平民，死的總是要死的，活的總是不會死的。再說要何百納去同他們打交待，那也是困難的事，他一句俄國話也不懂的呀。

何百納 （發出一種介乎e.u之間的聲音）市長 您，阿莫斯，我也勸告，還是把法院好好地照顧一下。您那兒的院子是訴訟人們常要進去的，那些法警養了許多鵝，還有許多的小鵝，常在人們的腳下穿去穿來。飼養家禽，本是一種有利的副業，為什麼法警們單不能養呢？不是，你知道，在公共機關裏

喂養，太不成體統……我老早就想告訴你，不知怎麼老是忘記了。

阿莫斯 那我今天就把牠們一起都殺來吃掉。您老願意不願意來便飯？

市長 此外還有不好的事，就是你把各種骯髒骯髒的東西全都都在庭上掛起來晾曬，還有在那安放卷宗的櫃子上，掛了一個打獵用的長鞭。我知道你愛打獵，然而最好暫時把牠拿下，等到那欽差走了之後，你還可以把牠再掛起來的。還有你那位陪審官……他盡職當然是很盡職，不過他身上那股氣味，老好像剛從釀酒廠裏出來似的——這也不成話。我老早就想說了，可是常有旁的事使我忘記了，真不知是什麼緣故。總是忘記性大。即使如他自己所說，這氣味是天生有的，也得想個補救的辦法，可以勸他食蔥啊，大蒜啊，或是別的東西。何百納可以幫他弄一點兒藥。

何百納 （發出與前同樣聽不清楚的聲音。）

阿莫斯 不能，這事無法可想。他說他小時候兒他的

保姆把他丟了。從此以後，他身上便稍爲有一點兒酒氣味了。

市長 哦，我也不過是提醒一聲而已，至于衙門裏辦事程式以及樞密霍夫信中所說的越軌之處，我不能有何話說，並且真的，還有什麼可說？人誰無過？這是上帝自己安排的，福爾太的信徒們儘管辯駁也是無用。

阿莫斯 安唐，你所謂越軌行爲是什麼意思？越軌行爲，不能一概而論。我可以向人公開，我收受賄賂，但是什麼賄賂呢？不過是名種獵犬之類而已。這就又當別論了。

市長 噫呀，獵犬或是什麼，總是一樣的受賄呀。

阿莫斯 啊，不是安唐。假如說受了一件價值五百盧布的大衣或是圍巾給他的太太……

市長 唔，像你收受人家的獵犬，不算受賄，算是甚麼呢？你不信上帝，總不做禮拜；而我，無論如何，信仰還堅，每禮拜總上教堂去。可是你……哦，我知道你：你假使要講關於創造天地的事，簡直要使我毛骨悚

然的。

阿莫斯

但是我自有我的見解。

市長 哦，有時候思慮過多反不如毫無思慮的好，至于那地方審判廳——

老實說，那邊是不會有人向裏面去探視的。這種討厭的地方，天老爺會特別看顧的。可是您，路加，身為視學員，就非對各位教師特別注意不可。他們當然都是有學問的人，在各種大學校裏受過高等教育，可是總難免有許多古怪毛病。天然的與他們的職業不可分離。比方說，其中有一位，那位臉蛋兒胖胖的……記不起他的姓名來了。每上講堂總得這樣的作一種醜態……（作醜態）好像非如此不可的，一上堂之後就用手從領帶下去摸他的鬚鬚。假使他對於學生作這種怪狀，當然沒有什麼關係，也許正需要如此，也說不定；可是試想，假使他對於參觀人也那麼樣做，那就不成話啦。那位欽差或是別人也許要想對他有什麼意思，這事就不堪設想啦。

路加 這，叫我有什麼辦法？我已經三番兩次的對他

說過了。沒有幾天以前有一位校董上講堂參觀去，他又作了那種樣子，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那樣的難看的。在他還算是好意呢，我卻受訓斥了，說是把危險思想灌入青年人的腦中去。

市長 還有那位歷史教員，我也應該預先關照你。他

很有學問，那可以看得出來，知識也豐富。但是他講書的時候，熱心太過，簡直有點兒忘形了。我聽過他一次講課。他講亞述和巴比倫的歷史——講得不壞。可是一到講亞力山大帝的時候兒啊，我簡直形容不出來了。我當是那兒起了火啦，我真的這樣想。他從講台上跳下來，拿起一把椅子用盡氣力往地板上一擲。自然呢，亞力山大帝是一位英雄，可是也用不着擲椅子啊？這是毀損公家的財產吶。

路加 是的，他這個人太興奮。我也對他講過好幾次……他說：『隨便你怎麼說，可是為討論學問起見，犧牲性命也所甘心的。』

市長 噫，這真是天生眼睛聰敏人偏偏不是酒鬼便是怪物。

路加 即使是我的冤家，我也不叫他在教育局裏辦事！互相猜忌，互相排擠，還要各人自作聰明。

市長 旁的還沒有什麼——就只是微服暗訪這件事難辦哪！突然一個人跑進來：『啊！哈！朋友，你們都在這裏呀？』那一位是審判官？他說——『阿莫斯』

——叫他到這兒來，那一位是醫院的院長？——

『阿忒米』——叫他到這兒來——那才掃興吶！

（郵務局長上場）

郵務局長 諸位，說啊，什麼事，什麼官要來了？

市長 啊，你還沒有知道麼？

郵務局長 我已經聽見鮑勃欽斯基說過了。他方才

到我郵政局裏來過。

市長 唉，你有何見教？

郵務局長 我嗎？要和土耳其人打仗啦。

阿莫斯 我也是這樣說啊！真是不謀而合。

市長 你們倆人完全不知道！

郵務局長 真的是和土耳其人打仗，都是那些壞壞

子法國人。

市長 和土耳其人打仗！倒霉的是我們，不是什麼土耳其人，這是千真萬確的——我這裏有一封信。

郵務局長 這樣說起來，不是和土耳其人打仗。

市長 唉，希伯金，你有何高見？

郵務局長 我有什麼關係？您怎麼樣，安唐？

市長 我麼？我怕是不怕——不過有一點兒……

我恐怕那些商界和百姓對我過不去。他們都說我搜刮民脂民膏，實在呢，上帝在上，我若是有所收取，也是全無惡意的。我在猜想（手握郵務局長之臂，拉他到一旁）不知道有沒有人秘密控告我。否則，為什麼要派欽差上我們這裏來呢？喂，希伯金，你可不可為我們大家的利益，把經過你那郵政局的往來信件，全部都拆開來看看，看有沒有什麼稟帖或是呈控的訴狀。若是沒有就把他再封起來，或者簡直就露封遞送也沒有什麼關係。

郵務局長 我知道！我知道……這你不用教我，我早就做過了，那倒不是因為先事預防，實在是因為心有所好。我最愛探聽世上的各種新開的。我告訴你吧，

有好多可以看看，拆人家的信看，真是夠味兒的事——各色各樣的事，各種不同的描寫……而且還能增進智識……比看莫斯科新聞還要好。

市長 哎，那末告訴我，你有沒有看到關於聖彼得堡派什麼官員到我們這兒來的？

郵務局長 沒有，關於聖彼得堡來的沒有，可是關於薩拉托夫和考斯脫洛麥的卻有不少。可惜你沒有看過那些信：有幾封寫得很妙。比方說前幾天有一位陸軍中尉寫給他的朋友一封信，描寫那跳舞會寫得真有趣……實在實在好……『至友天堂似的生活啊，妙齡的佳人，醉人的音樂，燦爛的裝束……』寫得淋漓盡致，我特意把這封信留着，你若願意，我可以讀一遍給你聽。

市長 哎，現在不是管這玩意兒的時候。好吧，希泊金，幫幫忙，若是有什麼控訴或是密告從你手裏經過，你就毫不遲疑地把他扣下。

郵務局長 那容易。

阿莫斯 你也得小心一點兒，這幾天你就因此受

累無窮呢。

郵務局長 啊，那糟糕！

市長 不要緊，不要緊，若是你公然使用這個辦法，那當然不同，不過這是秘密行事的啊。

阿莫斯 是的，這樣事情就可以消滅于無形！我對你說吧，安唐，我此來是要送你一件禮物——一條小狗，就是你知道的那條獵狗的同胞姊妹。你總知道契泊脫維起和瓦霍文斯基在打官司吧，我正是漁翁得利。我可以在他們兩人的土地上去打野兔了。

市長 哎，現在我管不了什麼家兔野兔；我給那該死的微行暗訪的傢伙攪昏了。儘等著門兒一開——他就進來。

（鮑勃欽斯基與陶勃欽斯基氣喘吁吁地入場。）

鮑 大事不好了！
陶 驚人的消息！

衆人 什麼？什麼事？

陶 意料之外的事：我們到旅館裏去……

鮑（搶說）我同老陶上旅館去……

陶（搶說）哎，讓我來講，老鮑，我來講。

鮑 哎，不讓我……讓我……讓我……你一輩子也

講不清楚的……

陶 你要纏夾的，要忘記的。

鮑 不會，我發誓不會的。不要纏，讓我講。不要纏！諸位，

請你們叫陶勃欽斯基不要纏。

市長 做做好事，快說吧，老兄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我的心快要從口裏跳出來了，請坐吧，諸位，拿一把

椅子坐下。鮑先生，這裏有一把椅子坐下。（衆人圍

着陶，鮑二位坐下）好說啊，到底什麼事？

鮑 讓我講，我要從頭講起。自從我看見你們爲了接

到了那封信而發愁的時候，我就走了——是的，我

跑到……哎，老陶！對不起，不要搶進來說吧！我完全

都知道——哦，你們知道，我跑到克洛勃金家裏，克

洛勃金沒有在家，我又轉到拉斯達考夫斯基家裏，克

拉斯達考夫斯基也不在家，我再上希泊金那兒去，

把你所得的消息告訴他，從他那兒去來就遇見了

老陶……

鮑（搶說）在那個賣饅頭的小房子相近。

陶（揮手表示叫他不要說）在那個賣饅頭的小

房子相近。是的，我碰見了老陶之後，我就對他說：

『你有沒有知道安唐由可靠方面所得來的消

息？』他已經從你那個管家婆阿夫多加那裏聽

到了，阿夫多加不知道爲了甚麼事是上菲利普那

裏去了。

鮑（搶說）爲了去拿一只喝法國酒的小壺子。

陶（揮手）爲了去拿一只喝法國酒的小杯子，于

是我們兩個人，老陶和我就上菲利普那裏去……

對不起，老陶……哎……不要夾進來說，請你不要

夾進來說……我們上菲利普那裏去，可是半路上

老陶說：『我們到旅館裏去吧。』他說：『我的肚子

有點餓呢……我從早晨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

呢，真有點兒飢腸轆轆……』果然，老陶的肚子裏

噉哩咕嚕的……他說：『他們新運到許多鮮鮭魚，

我們去吃飯吧。』我們一踏進這個旅館，就有一個年青的人……

陶（夾說）外表不錯，沒有穿官員的服裝……

鮑 外表不錯，沒有穿官員的服裝，在屋子裏這樣的走來走去，面上現着一副沉着的神氣……相貌……

……舉止這裏（以手按額）有很多的這個……這

個……我彷彿有一種預感，就對老陶說：『這事只

怕有點兒不對。』對了，老陶也已經招呼那個老閻

……那個叫佛拉斯的，旅館老闆。他的妻子三個禮

拜前生了一個孩子，同他父親一樣伶俐，將來一定

也是個開旅館的。叫佛拉斯過來，老陶就偷偷的問

他：『這個年青的人是誰？』佛拉斯回答說：『這……

……』他說……：『哦，不要纏夾啦，老陶，對不起，不要

纏夾啦，你講不清楚的，你真講不清楚的，你說話有

點兒刁的，我知道你有一個牙齒使你說話刁嘴的

……他說：『這青年的人麼，是一個官，是從聖彼得

堡來的，他的姓名』他說：『是叫嚇利斯達可夫，他

是上薩拉托夫省去，並且』他說：『這個人有點兒

古怪，他已經來了兩個禮拜了，還不動身走，所有的用項一概記賬，一個大也不給。』他說到這裏啊，我就明白了，我就對老陶說：『啊……』

陶 不是，老鮑，那個『啊』是我說的。

鮑 哦，你先說後來我也說了。『啊』我們兩個人，老

陶和我一齊喊起來說：『他要上薩拉托夫去，那末

老住在這兒幹什麼啊？』——一定是啦，他就是那

位大員——欽差大臣。

市長（大驚）老天爺，你說什麼不會是的！

陶 一定是的！他分文不付而又不動身走。那不是他

是誰呢？並且他的行程是要上薩拉托夫省去的。

鮑 是的，我敢担保是他。那樣的……什麼都要看看。

他看見我同老陶在吃鮮鱈魚——都是因為老陶

餓了——他看看我們的碟子，真把我嚇了一大跳。

市長 上帝，可憐我們這班罪人，他住在幾號房間？

陶 樓梯下面第五號房間。

鮑 就是去年有人在那兒打過架的那個房間。

市長 他早就在那兒了麼？

陶 來了兩個禮拜了，他是聖瓦西里節那天來的。

市長 兩個禮拜啦（向一旁）老爺爺要我的命啦！

這兩個禮拜內毒打排長寡妻，剋扣囚糧，大街上：

……像酒館骯髒，辱罵，毆打（雙手捧頭）

阿忒米 怎麼好呢，安唐，我們全體上旅館去好麼？

阿莫斯 不行，不行！還是讓教會會長，牧師和商界中

人先去，在約翰馬松的書裏說……

市長 慢來，慢來，這事由我來決定，我曾經歷過不

少困難，都是平安過去的，也許上帝這一次也會幫

助我們渡過這個難關的。（向鮑）你說他是個年

青的人，是不是？

鮑 是的，不過二十三、四歲。

市長 那還好，年青的人對付起來總是比較容易。若

是老傢伙，那就難辦了，年青的人很容易看出來

的！你們各位，各自去安排自己的事，我一個人到那

兒去，或者同陶先生一塊兒去，裝得若無其事，彷彿

是去散步去，順便查查過往客商，有沒有什麼不舒

服的地方。來人啊！

警察 有什麼吩咐？

市長 馬上去請公安局長過來，你在這兒。另外叫人

去請公安局長來，越快越好，辦好了趕快回來。（警

察急下）

阿忒米 走吧，走吧，阿莫斯，真的大禍臨頭啦。

阿莫斯 你怕什麼？把乾淨禮帽叫病人們戴上，你的

事就完了。

阿忒米 那裏來的乾淨睡帽！我會吩咐過給病人們

吃白菜湯，可是我們那廊簷下的白菜呀，要塞着鼻

子看的。

阿莫斯 我倒很安心。你想，誰願意到地方審判廳去

看呢？就是他來，看看卷宗，就够受了！這個審判官我

已經作了十五年啦，偶然一看一件案子的訴狀，啊！

惟有敬謝不敏，就是蘇羅門，自己來也斷不出一個

是非來的。（審判官，醫院院長，視學員，與郵務局長

同下，警察奔入）

市長 怎麼樣，車子預備好了嗎？

警察 預備好了。

市長 上大街去……不回來去拿……他們都上那兒去了？難道只有你一個人回來？我不是叫泊洛霍去來的嗎？他上那兒去了？

警察 泊洛霍在局裏，這個人不能派用場。

市長 爲什麼？

警察 因爲他今天早晨喝得死人似的，給人家搬回來，澆了兩桶冷水在他身上，到現在還沒有醒過來。

市長（雙手捧頭）該死趕快上大街去，不——先到房裏去，把我的刀和新帽子拿來。現在老陶我們去吧！

鮑 我也去，我也去……安唐讓我也去吧！

市長 不行，不行，老鮑，你不能去，那太不成樣，並且，這車子也容不下你呀！

鮑 不要緊，不要緊，我自自辦法，我在車子後面跟着就是了。我只要在門縫兒內瞧瞧他的舉動……

市長（接刀向警察）趕快去找十個人，叫他們每一個人拿……哎呀，刀上已經有鏽紋了！這個該死的鐵匠——明知道市長老爺的刀舊了，還不送一

把新的來，噯，這傢伙真可惡！那些混蛋，一定在那裏預備訴狀啦。叫他們每人拿一條街……見鬼，拿一條街……拿一把掃帚，把到旅館去的那條街道打掃乾淨……聽見沒有？你得當一點兒心！我知道你，你和一般老百姓狼狽爲姦，把銀匙子偷着藏在靴子內——你當心點，我的眼睛很尖的啊……你同蔡尼耶夫那個商人搞甚麼鬼呀——啊！他還送你兩碼布做製服，你就把他一整正都拿了，你留神吧，你還不够身份呢。去吧！

（公安局長入場）

市長 阿斯特潘好好地對我說：你上那兒去了？太不成話啦。

局長 我剛才就在大門口。

市長 好，斯特潘，你聽着聖彼得堡的官員到啦，你怎麼辦法？

局長 我也就是照你的命令那麼辦，我叫普谷維欽

同十個人去打掃街道啦。

市長 那末札齊莫達呢？

局長 他上火警瞭望台去了！

市長 泊洛霍夫喝醉了嗎？

局長 是的，市長。

市長 你怎麼讓他這樣子的？

局長 我也不知道呀。昨天城外有人打架——我

他去彈壓，回來就醉了。

市長 好啦好啦，你去辦這件事吧。叫普谷維欽……

他的身體魁梧，叫他在橋上站崗，以壯觀瞻。把鞋匠附近的舊籬笆拆了，豎一個標竿在那裏，標竿頭上縛一些草，彷彿是正在建築新路的樣子。城市裏破壞工作愈多，愈顯得建設工作緊張。除了籬笆之外，還有四十車垃圾倒在那兒。這個城市實在太壞了，只要在那裏豎上一塊碑或是圍上一個籬笆——大家就把垃圾全部倒在那兒了，真不知道那兒來的這許多（歎氣）！若是有任何官員問警察與情如何，叫他們回答：『葉大人，與情很好。』若是有什麼不滿的議論，叫他不要說，以後我自會給他好處……哎，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取帽子錯取帽

盒）但願能事事順流——快快過去才好。那時我便要點上一對異乎尋常的大蠟燭。我要叫每一個下賤的買賣人，每人送我一百斤蠟來。哎呀，天呀，天呀！我們走吧，老陶（想把帽盒當帽子戴）

局長 市長，那是盒子，不是帽子。

市長（擲下帽盒）盒子呀，是盒子。該死！喂，若是他問教堂為什麼還沒有造起來，這款項前五年已經發下來了。你們都記着，只要說蓋過了，被火燒了。這事我還上過公事呢，要是誰忘了，或是不留神說出並沒有蓋的話來，那就糟糕了。還有告訴札齊莫達，叫他那拳頭用得不要太隨便啦，他維持秩序的時，候，不論是，非，一頓亂打，把人家打得頭青臉腫的。走吧，老陶，我們走吧。（去了又來）還有不要讓兵士便服上街去呀，那些該死東西，站崗的時候，也只穿一件上身的制服，下身就什麼也不穿（同下）

（安娜和馬利亞急上）

安娜 他們在那兒，哎呀……（開門）爸爸！安娜！唐（急說）都是你，都是爲了你還要慢慢的來，扣

上一個別針，再繫上一塊胸巾（跑到窗前叫）安唐，安唐，你上那兒去呀？甚麼，來了？欽差大臣，有鬍子麼？甚麼樣的鬍子？

市長的聲音：馬上就來！馬上就來！好夫人！

安娜：馬上就來！真好！馬上就來！我等不到這個馬上

……我還要問你一句話：他是甚麼——是一個軍官嗎？啊（怒）自管自去了！回頭給你顏色看！都是爲了你！『媽媽，媽媽，等一等，我只要把胸巾繫上一會兒就好的！』這就是你的一會兒呀！現在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都爲了你的鬼心思！聽說郵務局長在這兒了，就死釘住那面鏡子，東照西照的。想要他愛你，實在呢，你一轉身，他就對你扮鬼臉。

馬利亞：哦，這是沒有法子的事，一兩個鐘頭之後，

我們就可以全都知道了。

安娜：過一兩個鐘頭！謝謝你！多好聽的話！你倒不說過一個月就可以都知道哩！（探身窗外）喂，阿福多加啊！喂，阿福多加，你聽說是誰來了嗎？……沒聽見說笨孩子他推開你，儘讓他推，消息還是照樣好探聽的啊！探聽不出來！糊塗蟲，只曉得一天到晚想男人啊！他們跑得太快嗎？你可以跟着車子跑的啊！現在去吧！快去吧！聽見嗎？跑去問個明白！他們上那兒去？不要忘了問一問來的那人是誰，是個甚麼樣的人——聽見了嗎？從門縫兒裏一瞧就全知道啦！眼睛是甚麼顏色的是黑色的還是——立刻就回來，聽見了嗎？快快快！（叫到閉幕爲止）閉幕時二人都立在窗口。